

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

苍生

浩然
著

沈阳出版社

苍生

沈浩

阳

出

版

社

然

著

(辽)新登字 12 号

苍 生

浩然 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16.5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31 千字

印数:1-30000

责任编辑:宋凡 赵敏

封面设计:伯华 宜华

责任校对:同彬 心声

版式设计:宜华

ISBN7-5441-0414-1/I·137 定价:19.80 元

前 言

《苍生》是作家浩然经过长期酝酿、探求和思考的产物。

《苍生》——它像大地那样深沉、那样淳朴……但它是多么灵巧的艺术啊！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形象，一句句生动的语言，我从这一幅新中国农村的画图里，听到了大地的心声。

我觉得高尔基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母亲，而《苍生》里塑造了一个农民的母亲。

《苍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因为从中还能品味到鲁迅的祥林嫂那悲剧的余音……正是它——新与旧、贫与富、保守与先进，丝丝入扣、紧紧相联，形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巨大、激烈的灵魂的撞击、撕搏。

这部书之所以像大地一样深厚，是由于它通过田家一家人的命运（实际是两种命运，以田成业、田留根写出安身立命的农民一面，又写出田保根突破传统的新型农民的一面）从而揭示了正在骚动、从衰落到兴起的农村新社会的大变迁，气势十分磅礴，构思十分宏伟。

中国的农民是非常伟大的农民。农民像一个大潮随着时代汹涌。《小二黑结婚》是自由的向往，《白毛女》是复仇的撕斗，那么《苍生》呢？《苍生》则是社会主义改革新时代的觉醒和前进。

“这一部大书，这一部杰作”它具有“鲜活的，火一般的、使人的灵魂燃烧的力量。”

刘白羽

第一章

在八十年代刚刚开头的那个热热闹闹的日子里，偏僻的山村有一群奇而不奇的人，做出一连串怪而不怪的事情，让不摸头脑和根底的旁观者，看起来目瞪口呆、啼笑皆非；对他们的处世态度和所作所为，不知道应该同情呢，还是应该鄙视？应该赞成呢，还是应该反对？实在是个让人困惑难解的问题！

这个在半山腰鼓捣石头的，就属于一个极平常的“奇人”，正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做着一桩普通的“怪事”。

石头已经开出了一些，整块儿的堆积在碎石头子里。他用钢钎子把整块儿的撬出，用铁锤子敲掉多余的棱角，接着搬到行走比较方便的平坦一些的地方，一块一块地垛起来。回头再去鼓捣另一块。汗水，顺着他的脸、脖子和光着的脊梁背往下流淌，被棉裤腰给截住；浸湿了的腰上，沾了一圈儿石粉末子。已经贴近晌午。他停止了活儿，喘口气，就在地上挖了个坑，把钎子、锤子埋在里边，用手把上面的土抚平，用脚把抚平的土踩结实，然后解开裤带，在上边撒一泡尿——掩藏遮盖得严严实实，不留半点儿痕迹。

跟往常一样，他没有马上离开荒山回家，而是拾起挂在枯树棵子上的小棉袄，拍打拍打沾在上边的尘土和草末子，一面往袖口里伸胳膊，一面绕着弯儿攀上一个崖头顶端。他抬起一只手，搭在脑门子上挡着强烈的阳光，四下张望。看青天，看大地，看山脚和平原接茬地方的村庄。他的目光在山下的那个村庄的街道上

巡视，伸手数点，嘴里边小声地叨咕：“又有三层新房起来了！又有两家平地基、码地盘了。……”他深深地、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儿是中国北方一个极普通的小地方。属于冀东，也可以划归“京门脸子”。论风光景致，十分平常：有山很矮，有河很窄；有一条走车走马的官道，还是老辈子的年月，大清皇帝为了往东陵马兰峪拉木头和运石料修出来的。那道儿既坑坑洼洼，又弯弯曲曲，还有不少的“瞪眼儿坡”。因为交通不方便，住在这地方的一般百姓，极少有谁到远处去逛逛；远处的那些想开开心，或打算得到点好处的体面人，更难得到这地方看一看、停一停。致使这儿变成个长久偏僻、格外寂静的角落。

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的田家庄，就坐落在矮矮的山包下面，窄窄的小河旁边，在由南往北、再朝东拐个胳膊肘子弯儿的砂石道附近。

用不着惊动历史学家们前来费心思、花功夫地考证，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辨认出来：田家庄是一个饱经朝代更迭、历经世事沧桑的古老乡村。不用说别的，光是村子西头那座坍了多年的破庙岔子，庙前那棵三五个人搂不过来的、连肚子都烂空了的老槐树，以及树下水井沿儿的石头都让提水的麻绳给磨出好几条二寸深的沟槽，就是铁打的证据。

古老的田家庄，从它乍开始有了冒烟儿的房屋那会儿起，肯定是由姓“田”的这一个姓氏而得名的。当初，这个村庄也许只有“开山老祖”姓田的这一个宗系。那位“开山老祖”大概是一个逃荒的男子汉，带着妻儿老小来这儿安了家。他或许是一个越狱的罪犯，拐了一个良家女子在这儿落脚住下。还有一个可能：他出生在天堂般的江南，沦为一个被官府驱赶到这儿修筑万里长城的兵卒；苦役期满，却没有盘缠钱回归故里，就讨了一个叫花子的老婆，在这儿留下来苦熬岁月。……如此这般，都是胡乱地推测，谁也不敢打保票说，头一个到这块地盘上成家立业的那个姓

田的人，绝对是哪一个种类。但是，不管他属于哪一种哪一类，在那个遥远而又荒凉的年代，他决心要在这儿站住脚跟、生存下去，必须得甩起膀子刨开处女地种庄稼；不这样就挨饿：不给饿跑，就得饿死。他必须搬石头、砍木头、和泥盖房子；不如此办就得挨冻，不被冻跑就得冻死。肚子有了食物，身子有了避风的地方，夫妻俩才会有精气神儿在被窝里亲热——于是乎，就生儿育女了。以后逐渐分枝发杈，一世一代地增加着姓田的人家；房院连成街，老少结成群，修了那座大庙，栽了那棵槐树，挖了那口水井。这一伙人家占据的这块地盘，很自然的就被自己和四周围乡村的人称之为“田家庄”，即“老田家的庄子”的意思。再后来呢，又有别的姓氏的农民，受到各种命运的逼迫和各种希望的引诱，一户一户地搬迁过来，跟姓田的人家成了邻居，有的还跟田姓的人结成姻亲，相互帮扶着奔波谋生。同时，他们也自然而然地称谓自己的家门所在地为“田家庄”。……

由现存的许多历史证据可以推断，有了“田家庄”的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挺长挺长的岁月，姓田的这一族，定然是人丁兴旺的大户。要不然，“田家庄”这个一般化的村名不会这般长久地保持下来。也许在哪一朝哪一代，田家这一族里出息过显赫有名的大人物，干出过轰轰烈烈、光宗耀祖的大事业。比如中过文官，当过武将，有过被刻了石碑的、不打爹骂娘的孝子贤孙，有过给树起牌坊的、没见过丈夫的面就守寡一辈子的贞节烈女。……

真不简单哪，田家庄的老田家！历史悠悠，子孙相传，不知繁衍了多少代。然而，实在不可思议的是，到如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办过了三十周年的大庆吉日，而在这个住着二百七十多户农民、瓦房和土房组成方圆二华里长的田家庄里，姓田的人家却衰败得仅仅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门口了！

这个门口的“名义”户主就是这位在山上鼓捣完石头、不顾劳累地登高观景的田成业，但是能够当家、能够主事、有实权的

是那位正在家里做饭的、他的老伴儿田大妈。

田成业已经是六十花甲的年纪，脑袋大，脸盘子大，手大脚大，浑身的骨头架子大，属于标准的山区大汉。他的性情脾气，倒跟他的外表极不相称。他厚道，厚道得过头，显着有点儿呆。他老实，不分对什么事儿都老实，就难免有那么一点儿窝囊废的样儿。他一天到晚闷着头吃饭，闷着头干活计；连在家里家外走路都耷拉着脑袋，象丢了什么东西，正怀着失望的痛苦在寻找。除了跟他老伴儿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对谁都不爱讲话；讲话就着急，着急就结巴，干脆闭着嘴巴、压着舌头，不讲。他怕见生人，尤其怕见上边下来的当官儿的和刚刚从外村嫁到田家庄的年轻的小媳妇。对这两类人，他遇上就赶紧躲开；实在躲闪不迭的时候，他会变得惊慌失措，绝对不敢从正面看人家一眼，人家要是主动跟他打个招呼，那才叫他活受罪！这么大年纪的老头子，还会象个爱害羞的小姑娘那样涨红了脸，脑门上冒汗珠子，嘴唇哆哆嗦嗦的，回答不出一句整齐连贯的话。旁观的人都被他逗得发笑，也替他难为情。

在共产党夺了政权以后的三十年间，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里边，田成业既不积极，也不落后；既没有“整”过别人，也没有挨过别人的整，纯属那类跟大帮、随大流的芸芸众生。而且，他跟田家庄所有跟着“社会”走过来的庄稼人一样，过了长达三十年的集体生产的日子。他没有觉得占了大便宜，也没有觉着吃了大亏。同样的，他既不认为那日月象个没法儿忍受的“人间地狱”，也不认为是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天堂”。他纯属那种不被村干部们搁在心上、不让积极分子们放在眼睛里的一般社员群众：谁也不重视他，谁也不轻视他。

今几个例外的事情发生了。田成业受到例外的礼遇。一个在田家庄变得越来越有价钱的人似乎在向他献殷勤，故意地要抬高他：在他闷着头干了半天开石头的累活儿，又饥又渴地收工回家

的路上，把他给截住了。

突然间，前方响起一声高喊：“大成兄弟，你叫我好找哟！”

呼唤声从起码有五丈远的地方传过来，竟然把个田成业给着实吓了一跳。

“大成”是他的乳名，这地方的人俗称“小名儿”。一个婴儿落生后，由家庭里最年长，或最有权威的人给起的这种小名儿。一到脱下开裆裤进入学堂之日起，除家长而外，任何人都不得再这么呼叫。等到娶上媳妇成了“大汉子”，连家长也不再当着面提这几个字儿。田成业已经是“黄土埋了半截子”的人，四十多年没有谁这么叫过他，连他自己也似乎忘记还有这么一个名字，冷不防地听到有人叫起来，又惊异，又刺耳，不亚于突然挨了一鞭子。

田成业本能地刹住步，稳稳神儿，小心地抬起头来，怯生生地朝那边一看，又使他不由得一愣：呼叫他的人，是老地主巴福来！你说这该有多奇怪！这是咋的了？

巴福来干瘦得象一只用锅爆过的大河虾：腰是弯的，腿是圈的，两条胳膊也似乎永远伸不直；每只手上的又细又长的指头，如同挠地用的五齿耙子。此时此刻，他把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一改往日那种破破烂烂、邋邋遑遑的样子。他的头上戴一顶过大的呢子帽，身上穿一套过肥的藏蓝色的料子制服，脚上蹬着一双城里人用机器做的黑灯芯绒面的圆口白千层底儿鞋。让人看惯了的那副萎萎缩缩、唯唯诺诺的神气，好似用酒精刷洗过一般，再不见一点儿影子；那亮亮的脑门儿，那红喷喷的颧骨，那刮得很干净的嘴唇和下巴颏，跟闪着光的小眼睛，使他变得连熟人也不能相认了。他先咧开镶了假牙的嘴巴冲着田成业呵呵地笑笑，随即又喊一声：“大成兄弟，快走两步呀！”

重复的喊声，喊声的调门儿，终于帮助田成业把压在脑海最底层的一点点淡淡的记忆给唤醒了。他跟巴福来是同年，小时候在邻村一个老先生的小厢屋同窗共读过一年左右的《名贤集》和

《上论语》。在上学和下学的路上，他们边走边玩耍，跑到前面或被丢在后面的巴福来，就常常用亲热的口气呼唤田成业的小名儿。以后，巴福来就不搭理田成业了，因为田家遭了劫难，已经穷得“叮当响”，再也念不起书了。……田成业的奶奶活着的时候说过，田家庄有个成了精的黄鼠狼，脾气古怪，喜怒无常，而且神通广大、变幻无穷。它率领一帮小黄鼠狼，随心所欲地捣动金银财宝：过些年从东家鼓捣到西家，使东家穷了、西家富了；过些年又从西家鼓捣到南家，于是南家变富而西家变穷。在男人的后脑勺还兴梳辫子的那年月，黄鼠狼精看上了巴家。巴家出了土匪，靠“绑票”发迹起来之后，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上拴马车、养长工的土财主。闹日本鬼子那八年，不远的北山里的长城线上，施行“三光”政策，田家庄离着近，也给糟践得很厉害：穷人更穷了，富人也穷了。唯独巴家不光没有受到啥损失，还混水摸鱼地扩充了产业。因为巴家那一族出了个汉奸大乡长，使姓巴的人家都有了靠山，既没挨烧杀，也没受抢夺；甚至日本兵“清乡”、“扫荡”到了田家庄，见着姓巴的人都收起狰狞残暴的脸相，而显出几分客气的模样。共产党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从东北三省起兵打过来，田家庄成了北山里解放区的边沿游击区，经常出现“拉锯”的局面，但共产党的地方武装落脚的时间长，所以土地改革运动比平原上早两年开始。巴家的户数不多，挨清算斗争的人可不少：有三家“扫地出门”，有两个人给“镐把燎肉”了。田成业参加过对巴福来的“清算”大会，跟贫农团的人轮流看守过巴福来一家大小，最后分了巴福来靠河边的七亩“夜潮”地。巴福来脑袋上戴了三十年“地主”帽子，掏公用厕所、打扫大街的差事全是他；不论整什么人的政治运动，都得捎带上他，让他给陪绑。巴福来自己给折腾得没死脱了几层皮，还牵连得闺女没有人敢娶，就嫁给北山里的一个瘸子；儿子都快四十岁，还没有娶上个媳妇。有一回，那熬光棍儿的小子想媳妇想疯了，跟他亲爹巴福来又吵

又闹，骂了一句让人对不上牙的话：“你图舒坦一会儿，弄出个我来，让我在世界上跟你背黑锅，受这份折磨！”直到前不久，还有调皮的年轻人拿这事儿当笑话嚷嚷，妇女们听见都捂着耳朵逃跑。巴福来本人心里咋难受，那还用说？过了三十年这样的日子，他能胖吗？他能不弯腰吗？他能不未老先衰吗？

可是真让人奇怪，今儿个的地主巴福来，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打扮变了，作派也变了；很麻利地迈了几步迎上前来，挽住了田成业的胳膊：“哎呀呀，你怎么总是这样无精打采的！”

田成业被他这份亲热劲儿闹得越发莫名其妙，有几分恐惧地四下看一眼，一面从对方手里往外抽胳膊，一面结结巴巴地叮问：“有，有，有啥事儿吗？”

巴福来回答说：“你大侄子今儿个成亲哪！……”

“成亲？谁成亲？”

“嗨，别人成亲，我能这么高兴？就是我家的平安，我儿子呀！”

“啊，巴平安也闹上媳妇了？”

“所以才值得庆贺庆贺嘛！所以我才要请众乡亲们喝几盅喜酒嘛！”

田成业的脑袋虽然被闹得晕眩转向，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失去思维能力，听了“喝喜酒”这句话，立即弄明白今天的巴福来为什么打扮得这么阔气，为什么这般容光焕发，为什么跑到村口来跟他拉近乎。田成业弄明白这一切，反而拼命地挣脱开巴福来扯着他胳膊的手，几乎是发怒般地拒绝邀请：“我，我不去！我不会喝酒！”

“少喝两盅嘛。……”

“不喝！不喝！你快去忙你的吧！”

巴福来对田成业的生硬态度并不介意，仍然笑模笑样地说：“你是依照老框框对待新事儿，害怕跟我划不清界限哪？”

田成业口是心非地嘟囔一句：“说不上这个，我什么都不

怕……”

“不怕就对啦。咱们已经是完完全全一个样儿的人啦！”巴福来得意洋洋地用手指头摸着自己那光光的下巴说，“以往那些乱七八糟、阴错阳差的事儿，就好比做个噩梦过去了。又象三十多年前的样儿，咱们还是走一条道、喝一井水的乡亲，还是搞春种秋收的庄稼人，还得给儿孙们奔日子。因此上，你我都乐意跟别人相处得和和气气，不再闹生分，不再瞎折腾。大成兄弟你说对不？”

田成业觉得巴福来这番话有道理。因为在巴福来说话的时候，他听一句就拿来跟他自己这两年见到的一些事情做一番比较，觉着句句都有根有据，没有造谣言。所以他不能说巴福来的话有什么不对。可是他仍然推辞说：“谢谢你费心啦，头晌我开石头，过晌还得忙着整治种棒子的地块哪。”

“你家弟妹可有令，让我请你赴席。要不然，我咋会知道你在这边干活计呢？”巴福来这样说着，又一次挽住田成业的胳膊，进一步解释，“田家庄有一多半的人家都到我家随了份子，证明我还有点人缘儿。……我要给那些脑袋瓜僵化的、用老眼光对待我的人看一看，让他们清醒清醒！还想欺压我，哼，没那日子啦！”

田成业只用耳朵听巴福来说的这句话，没有看看巴福来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势动作说的。但是他感到巴福来的愤恨情绪，估计脸色一定变得很难看。他的两条腿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巴福来的拉扯迈动起来。他心里暗想：连共产党都跟地主把仇疙瘩解开了，我田成业一个老百姓何必非让人家觉着还系着疙瘩呢？应付一下就应付一下吧，反正孩子他妈答应让我去的。

第二章

巴家怀着极复杂的心情，拿出最大的气魄、最大的力量，给儿子办喜事儿。主人打定了主意，要用这个行动，在田家庄造成最大的声势，一方面为了示威，另一方面为了多方联络感情，以求在田家庄站得更稳当些。

一砖到顶的红色院墙，是去年秋后垒起来的。中西式结合的高门楼下边的两扇黑铁门，今儿个大敞大开。门楼的宽宽垛子上，分别贴着两个斗大的红纸喜字儿。用塑料花和红绸子扎成的半弯形的大彩环，插绑在门楣上端、水磨石的檐子下方，把门楼装扮成牌楼。一拨坐唱班和吹鼓手分坐在门楼外边的左右。他们都十分卖力气，比赛着吹，比赛着唱，吹唱着中国乡村大地上消失了数十年的古老歌子和戏曲。围聚在那儿的女人和孩子们，只感到热闹非常，不象听收音机那样能够听出眉目，这反而增加了一种神奇奥妙的感觉，拉住他们不肯走开，傻模瞪眼地听下去。这支吹唱队伍很厉害，闹得整个街筒子都在他们的轰响声中颤抖，人对着人脸儿说话都听不清楚。门楼里是十丈长的大院子，比院墙早起来半个月的七间大瓦房，陶瓦、青砖、水泥台阶；朝阳那面没有墙垛子，除了几根朱红柱子就是门窗。那上边的玻璃闪闪发光，好似神话里的水晶宫。这会儿，院子里垒了炉灶，刀勺乱响，油烟飞腾。用苇席屏风隔开的那边是连夜搭起来的大棚。大棚里摆下八张高桌，围坐着亲朋、故友和随份子的乡邻。不论什么性情的人，此时怀着什么心思，来到这种喜庆热烈的场所之后，

都不能不受到感染，都不能不笑逐颜开，没有一个是哭丧着脸的。

巴福来把田成业拖进大棚，就顾不上招呼他了，说道：“大成兄弟，你到最边上找个位子坐，撒开吃，别客气。我去请别的人，说不定还有刚收工的。……”

田成业从这句话里明白几分：巴福来并没给他田成业那么大的脸，并非专程到村口等他、请他田成业。巴福来今儿个是撒大网的，不管虾子还是鱼儿，一齐捞；捞着谁算上谁，全属他盛情邀请的对象。田成业不计较这些。田成业不要求别人给他特别的尊贵，尤其不愿意跟巴福来这号人显鼻子显眼的亲近。田成业是随大流惯了的人，这回到巴家随份子也随了大流，倒使他有了几分心安理得。不再象巴福来乍开始邀请他那会儿那样心里起矛盾，也不再象刚被拖进这唱戏声和吹打声震耳朵的院子里那会儿那么紧张得手足失措。同样地把刚到大棚里那会儿的精神压力解除了：那会儿，进了大棚，好似进了阴森森的山洞，黑暗暗地使他看不清任何物件，只闻到逗他流口水的肉菜味儿，还有把他呛得头目昏眩、想呕吐想咳嗽的烈性烧酒气味。在迎着大棚进出口处站了一两分钟，也就是巴福来一边匆匆忙忙地撒下他、一边跟两旁的人敷衍地打着招呼退出大棚之后，田成业浑身上下自如得多了。

他仍然怯生生地四下张望，想按照巴福来指点的样儿，找个空位子坐下，闷着头吃上一顿平时难得吃到的好菜好饭；把这应酬之事应付完毕，就赶快到家里去拿家什，再叫上大儿子，一块儿奔承包的麦地里砸圪塔，准备到节气套种棒子。也只有这样仔细寻找空位子的時候，田成业才留神到，八桌宴席虽然差不多都坐满了，熟人熟脸却不多，多数是外村的生面孔，有的仿佛是跟巴家断了几十年来往的老亲戚和老朋友。从前，田成业如果见过他们，也多半是在镇子上召开的全公社社员都参加的批判大会上。这些人则是充当挨斗的、示众的、陪绑的角色。田成业不能跟这些人坐在一块儿，还得往里边走。里边果然有两三桌坐的是

田家庄本村的人，可惜差不多都是老娘儿们和半大小子，极少有当家主事的。田成业也不愿意跟这些人坐在一块儿。那么，到底坐在哪儿最为合适和最为方便呢？一时间，他心里又有些发慌，暗暗思忖：我可能上了巴福来这个老地主的当，我成了跟巴福来拉近乎的人里边最显山露水的人物。这可太不恰当了！他扭转身，想悄悄地溜走，忽然发现了一个他做梦也梦不到的奇迹。

巴福来满面春风地陪着一群大队和小队的干部走进大棚里。除了原来的大队长、如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郭云之外，田家庄能够主事儿的全都来了。而且打头的人竟是党支部书记邱志国！

邱志国是老百姓眼睛里的大人物，是掌握着田家庄人命运的第一把手。田成业最佩服的人就是邱志国。邱志国亲自到老地主巴福来家赴宴，实在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邱志国今年五十五岁，他生在穷根子上。他爸爸那一辈儿就是大户老巴家的车把式。他虚岁十一就给巴家当放猪的小半活。他脑瓜门上有一块钓鱼钩形状的小疤拉，就是巴福来的爹、一个脾气特古怪的老头子，用二尺长的烟袋杆儿上的烟袋锅子给敲开个大口子留下的记号。邱志国在兵荒马乱、天天打仗的年月里，秘密地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当过情报员、除奸员、农会主席，英雄的事儿可干过不少。土地改革那会儿，就是邱志国率领着一伙穷人查封了巴福来的财产，把巴福来一家老小，象抓小鸡子似的给抓到临时设在村西破大庙的牢房里。挖浮财的时候，他亲手把巴福来吊在房椽上，亲手挥鞭皮鞭子，狠狠地抽打，迫使巴福来不仅交出埋在地下的两缸“袁大头”，还交出一本准备递给蒋介石大官儿们的反攻倒算的变天帐。分“胜利果实”的时候，好多穷苦的庄稼人虽然盯着极缺的吃的和用的东西眼馋心痒，却害怕变天，嘀嘀咕咕地不敢伸手。邱志国有胆有识，敢起带头作用。他第一个分土地。他不仅在分到手的土地上立即播下当年可以得到收获的谷子、豆子，还栽了过许多年才能够见到收益的柿子树和胡桃

树。邱志国第一个分房。他不仅搬到被“镐把嫩肉”活活打死的伪乡长的宅子住，还把伪乡长留下的闺女当作“浮财”，分配到自己的名下，成了他的老婆。搞农业合作化那年，邱志国也是最先认清方向、选准道路的农民先进分子，带头在田家庄办起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邱志国脱光膀子，跟社员一起拉犁耕地，肩膀头让粗麻绳子给勒得冒血珠子、褪下几层皮。真是一条硬汉子！农业社开市不利，头一年就赶上大旱灾，闹饥荒，好几家社员都断了顿，躺在炕上不能动弹。就这样，邱志国既不泄气，不退缩，也不跟着叫苦，不朝上级伸手。他从自己一家人的嘴里匀出粮食，一升一碗地给没吃食的社员送到家里，帮扶着众人渡过难关。……邱志国的名字当当响，打鼻子香；出席过地区的劳模会，当过县委会的委员，谁提起他不竖大拇指头！？邱志国也有过差错，也倒过霉。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倒霉了，挨整了，还是忠心保国的给共产党办事儿，更显出他是个好样儿的。解放前，庄稼人看黄历决定动土婚丧，解放后听广播喇叭得知阴晴风雨；三十多年里，邱志国的言语行动，是庄稼人观察国家政治天气的预测器和温度表；无论情愿不情愿，都得让自己跟着邱志国的脚印走，才觉着保险！

共产党夺政权、打蒋介石那当儿，田成业跟随邱志国出过一次远征担架。先打锦州，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进喜峰口，赶到天津北仓。田成业亲眼看到邱志国不顾性命干革命的勇气儿和坚决性儿。在天津有一仗打得特别惨，邱志国连续三次不顾机枪扫射的危险，冲到火线上抢救伤员。跟邱志国伙抬一副担架的、田成业同族的叔叔，让一颗穿过的炮弹削掉了脑袋，邱志国硬是不肯丢下伤员自己逃跑，而把伤员驮在自己的背上，终于爬回自己的阵地！

庄稼人讲究“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在老实厚道的庄稼人来说，亲眼看到的一个人的行为，要比用刀子刻在心坎儿上还结实，